跟着诗词游南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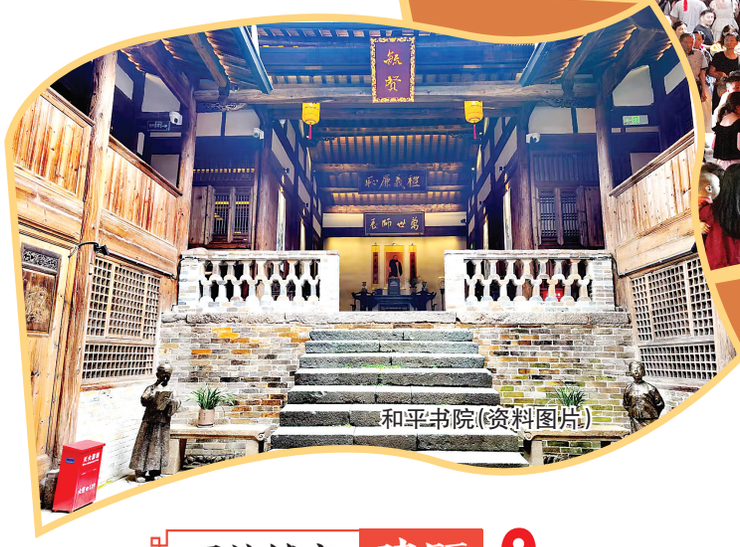
□本报记者 李思敏

暑意正浓,蝉声如织。近年来,“跟着文学去旅行”已然成为暑期游的一股新风潮,而比这更有意趣的,是循着诗歌的韵脚去品味一座城市。南平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,境内溪流纵横、河网密布,因其独特的气候和地域特点,成为历代文人反复吟咏的精神归属地。

古代文人笔下的南平,有九曲溪的逶迤清丽,有北苑茶的千年幽香,也有鹅仔峰的肃穆巍然,诗行之间,每一处风景都附着文脉的温度,每一程山水都暗合平仄的韵律。

或带着孩子,或独身一人,或邀约二三,捧一卷诗,去寻访那些活在诗词里的峰峦与渡口吧。在浓绿的夏日,把诗读成路,把路走成诗。

建瓯铁井栏——紫芝街历史文化街区游人如织(魏永青 摄)



和平书院(资料图片)

寻访城市 延平

吟咏词句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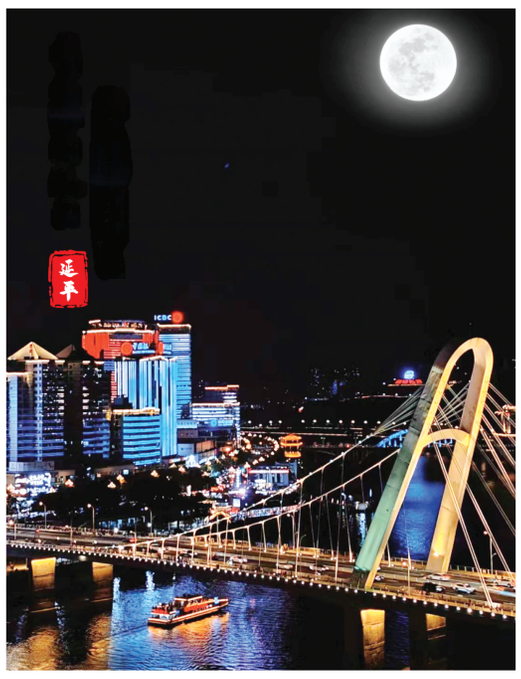
飞观插雕梁。凭虚起、缥缈五云乡。对山滴翠岚,两眉浓黛,水分双派,满眼波光。

——宋·张元干《风流子·政和间过延平,双溪阁落成,席上赋》(节选)

延平的山水,自带一股剑气。站在三江汇流处仰望“双剑化龙”市标,两柄高耸的剑体交缠如龙,直指苍穹——这座屹立于闽江起点的雕塑,已成为南平的城市精神象征。《晋书·张华传》中,干将、莫邪双剑坠入延平津化龙,这个传说延续至今,延平因此得名“剑津”“剑浦”。

乘游船穿行延平湖,九峰山隔水相望。这座闽江起点第一山,自宋代即为游览胜地,“九峰月朗”“猿洞秋风”“三寺云深”等古八景隐于山林之间,朱熹、李侗等大儒曾在此讲学。登临峰顶俯瞰,西塔与东塔隔江对峙,三江六岸尽收眼底,灯光点缀下的延平也化身“小香港”“小重庆”。

从山水诗境中折返,延平的另一面在工业遗存中苏醒。南平造纸厂是国家“一五”计划重点工程、福建省第一个大型造纸厂,如今已蝶变为南纸1958创业园。红砖楼斑驳的墙面、锈迹斑斑的管道、巨大的蒸煮锅静立其间,《看不见影子的少年》等影视剧曾在此取景。而作为悬疑影视剧取景“常客”的南平化工厂也成为镜头下的天然布景,见证着一座“影视新城”正于工业遗存之上悄然生长。



延平夜景(资料图片)

寻访城市 建阳

吟咏诗句:

胜日寻芳泗水滨,无边光景一时新。

等闲识得东风面,万紫千红总是春。

——宋·朱熹《春日》

朱熹笔下的春日虽遥寄山东泗水,但诗中的“寻芳”早已超越春色本身,暗喻着朱子对圣人之道的追寻。建阳没有泗水,但有麻阳溪千载悠悠,潺潺流过考亭村前。

麻阳溪畔,玉枕山上,坐落着一座恢宏的仿古建筑群。这里,是朱子创建的最后一所书院——考亭书院,书院虽然为当代修建,但是山脚下那座匾额上宋理宗御笔“考亭书院”的石牌坊是仅剩的历史遗存。朱熹生命中最后的8年在这里授徒讲学,创立了考亭学派,成为“闽学渊薮”。

往建阳莒口镇马伏村行去,可寻访到朱熹亲创的第一所书院——寒泉精舍。乾道六年,朱熹葬母于天湖之阳,于墓旁筑草庐守孝,匾曰“寒泉精舍”。“寒泉”二字取自《诗经》“爰有寒泉,在浚之下”,以寄思母之情。正是在这里,朱熹完成了《近思录》等里程碑式著作。漫步此间,现代化的光影设备还将为您呈现丰富的关于“孝”的故事。

而今,寒泉精舍对面的马伏村正焕发新生,青砖灰瓦间已悄然融入三十余种文旅业态。从熹云湾的宋韵田园风,到“柿集”上飘散的乡土风味,再到供人小憩的豆坊、华服馆与咖啡馆,历史与当下在此温柔交汇。寻访朱子足迹之余,不妨在此歇脚,枕着麻阳溪的夜色入眠,为这场跨越千年的理学寻踪之旅,画下一个安逸的句点。

寒泉精舍(郑小琴 摄)

寻访城市 邵武

吟咏诗句:

信马登程往异方,任寻胜地振纲常。

足离此境非吾境,身在他乡即故乡。

朝暮莫忘亲嘱咐,春秋须荐祖蒸尝。

漫云富贵由天定,三七男儿当自强。

——唐·黄峭《遣子诗》

从邵武和平古镇的青石板路开始,千年文脉在此静静流淌。后唐工部侍郎黄峭弃官归隐后,于开平二年创办和平书院,开创宗族办学之先河。现存书院为清乾隆年间重建,门前十三级青石台阶,前六级寓意砥砺治学,后七级象征官阶品级,一阶一步皆是对“耕读传家”的期许。步入书院,朱熹、杨时曾在此讲学布道的身影依稀可辨,自书院开科取士以来,共走出137名进士,和平镇因此被誉为“进士之乡”。黄峭八十寿辰时写下《遣子诗》,这首流传千年的诗歌如今仍是海内外黄峭后裔的“认祖诗”,黄氏峭公祠便坐落在书院不远的坎头村,供后人寻根问祖。

从和平古镇折返城中,熙春山麓、富屯溪畔,沧浪阁临水而立。此阁始建于明万历年间,原名八角楼,清雍正年间,为纪念南宋诗论家、爱国诗人严羽而易名沧浪阁。严羽,邵武莒溪人,号沧浪逋客,所著《沧浪诗话》以“妙悟”论诗,被誉为宋代最重要的诗话之一,对明清诗歌理论影响深远。登临沧浪阁,富屯溪水悠悠东去,清代诗人朱仕玠曾在此怀古:“沧浪去已久,地以沧浪名。阁映青枫树,高连乌阪城。”站在阁顶远眺,熙春园的苍翠与城郭的烟火尽收眼底。从黄峭的开拓家风,到严羽的诗学妙悟,邵武的文脉在书院与楼阁间代代相传,等待每一位旅行者前来品读。

寻访城市 武夷山

吟咏诗句:

武夷山上有仙灵,山下寒流曲曲清。欲识个中奇绝处,棹歌闲听两三声。 ——宋·朱熹《九曲棹歌》(节选)

少读《封禅书》,始知武夷君;晚乃游斯山,秀杰非昔闻。三十六奇峰,秋晴无纤云。空岩鸡晨号,峭壁丹夜暾。 ——宋·陆游《游武夷山》(节选)

“武夷山上有仙灵”——这句朱子的慨叹,至今仍在这片碧水丹山间回响。武夷山以独树一帜的自然风光、丰富瑰丽的物种资源和深厚绵长的历史文化,成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,也成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绝佳诠释。

旅程第一站,不妨从九曲溪竹筏漂流开始。碧水澄澈,蜿蜒于三十六峰之间,两岸奇峰耸立,如诗如画。坐在竹筏上,看玉女峰临水照影、大王峰巍然峙立。人在画中游,景随波心动。这是感受武夷山“碧水丹山”最生动的方式。凉爽溪风扑面而来,行至一曲,抬头便可见悬于峭壁上的隐秘洞穴和悬棺,那是数千年前古越族人留下的葬俗遗存,为这片山水增添了几分幽邃与神秘。

登岸后,转入天游峰。数百余级石阶盘山而上,每登高一程,视野便开阔一分。立于峰顶,九曲溪如玉带缠绕,群峰破土而出,云海翻涌间,方知武夷为何“秀杰非昔闻”。下山途中,不妨于茶寮歇脚,泡一盏武夷岩茶,看茶叶在杯中舒展,感受“岩骨花香”的滋味。

当然,沿着岩骨花香漫游道前行,终点处,三百余年的母树大红袍于崖壁苍劲挺立,它们是武夷岩茶的最佳诠释,也是这片山水赋予人间最珍贵的馈赠。

若时间充裕,傍晚可漫步武夷宫古街,青石板路两旁宋韵犹存,仿若走入了朱熹讲学的年代。听,风中似乎也响起了学子们于此吟诵诗文的声音。

母树大红袍(李思敏 摄)

寻访城市 建瓯

吟咏诗句:

建溪官茶天下绝,香味欲全须小雪。雪飞一片茶不忧,何况蔽空如舞鸥。银瓶铜碾春风里,不枉年来行万里。从渠荔子腴玉肤,自古难兼熊掌鱼。

——宋·陆游《建安雪》

兔毫紫瓯新,蟹眼青泉煮。雪冻作成花,云闲未垂缕。愿尔池中波,去作人间雨。

——宋·蔡襄《北苑十咏·试茶》

我们常说“开门七件事,柴米油盐酱醋茶”。茶,不仅是一种饮品,更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寻访散落在诗卷中的千年茶香,以古建州为起点再合适不过。

踏进建瓯东峰镇凤凰山上的北苑御焙遗址,这是中国唯一、也是世界唯一的官办御焙衙署遗址。这里曾炉火熊熊,为宫廷精制名动天下的“龙团凤饼”,不仅封存着中国贡茶制作巅峰技艺的历史印记,也见证着北苑贡茶始于唐、盛于宋、止于明,历经六个朝代,四十二位皇帝,持续御贡达458年的辉煌历程。行至此处,能感受到“建溪官茶天下绝”的由来。

行至闽台同根茶园,6000余株矮脚乌龙老茶树苍翠如初,石碑上书“台湾青心乌龙茶品种之原种园”。于此,感受两岸茶缘,一叶相牵。而在小桥甘源茶山上,“大地指纹·北苑茶宿集”项目正在试运营中,茶宿集白色的建筑勾勒出现代版“圣托里尼”的风采,也成为此趟行程颇具现代感的探索。

旅程的终点落在铁井栏—紫芝街历史文化街区。“一条铁井栏,半部建州史。”沿着古街,寻一处宋式点茶传习所落座,看一盏乳花盈盏,轻啜间,千年建州的风云与北苑贡茶的醇香于此交融。这场寻茶之旅,不止于看山看水,更是在盏中、在诗中、在茶叶浮沉间,与活着的古建州相遇。

寻访城市 浦城

吟咏词句:

苦斋者,章溢先生隐居之室也。室十有二楹,覆之以茆,在匡山之巅。匡山在处之龙泉县西南二百里,剑溪之水出焉。 ——明·刘基《苦斋记》(节选)

提起刘伯温,大家对这位“明朝第一谋臣”并不陌生,而《苦斋记》正是刘基(刘伯温)为章溢先生隐居的书斋所作的一篇杂记。

从双同村村口的四贤亭起步,亭中悬挂着“匡山四贤”的诗词楹联,章溢、刘伯温、宋濂、叶琛四位元末明初大儒曾在此隐居治学,为匡山奠定了独有的文化底色。沿诗词漫道上行,可见道旁石碑上镌刻着历代名家诗作,章溢当年隐居匡山时自号“匡山居士”,挚友刘伯温数度探访,在匡山之巅写下传世名篇《苦斋记》。登临香檀峰可观日出云海,章溢曾循着山势构筑烟云万顷亭、苍雪亭等,虽历经沧桑多数已毁,但遗址犹在,可遥想先生当年“蹑屐登崖,倚修木而啸,樵歌出林,则拊石而和之”的隐逸风骨。下山后不妨在双同村“森林人家”小坐,尝一口匡山酸枣糕,品一盏高山野茶,或入住村中民宿枕山而眠。匡山的魅力,在于层林叠翠间藏着千年诗魂,更在于每一缕山风里,都回荡着“苦乐相倚”的哲思。

近期,浦城富岭镇双同村还推出“山水藏苦趣,一宴品匡山”《苦斋宴》文化沉浸式一日游,活动构建“日间研学品宴、夜间观山赏星”全时段度假体验,让刘伯温笔下“苦乐相依、俭静修身”的人文智慧走出课本,成为暑期亲子研学、近郊休闲度假的全新打卡地。

寻访城市 光泽

吟咏诗句:

潺潺石滩急如弦,灵物曾从此处眠。

最是短篷烟雨里,长歌一曲水连天。

——元·黄镇成《杭川八景 其八 龙滩棹歌》

在光泽县城的山水八景阁中,元代布衣诗人黄镇成笔下的家乡风貌仍可一一寻见。这位被时人誉为“诗追陶谢”的山水田园诗人,为光泽写下了《杭川八景》组诗。驻足城西茶市古街的石板路上,脚下是洪济桥赭红色的鹅卵石,耳畔仿佛响起黄镇成《龙滩棹歌》中所写的诗句。这条因茶而兴的古街,鼎盛时商铺林立,茶叶经此辗转万里茶道。行至城南,九龙峰“朵朵芙蓉倚碧天,溪光岚影霭晴烟”的诗句在眼前铺展;登临城北乌君山下,冬日的“君山霁雪”便是黄镇成笔下“千岩万壑总琼瑶”的雾凇奇观。若夜宿城中,可遥想当年九峰山下云岩书院“曾伴先生共夜阑,时留余焰在云端”的灯火,那盏照亮学子夜读的灯,也曾映照过这位“贞文处士”对故土的深情。

寻访城市 松溪

吟咏诗句:

松溪溪水碧粼粼,鉴却须眉别有神。

一气涵空秋更静,四周环匝夜如银。

——清·陈朝俨《舟泊梅口》

松溪郑墩的梅口埠,曾是松溪最繁华的古渡口,始建于宋代,是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和闽北“五大码头”之首。穿过108棵百年古樟的浓荫,那棵近五百年的连理枝见证了无数文人墨客与商贾旅人的往来。清代瓯宁知县陈朝俨乘舟泊此,留下“一气涵空秋更静,四周环匝夜如银”的诗句。漫步在鹅卵石铺就的十八巷间,每一道石阶都曾伸向河面,鼎盛时百余艘木帆船在此停泊,“船筏灯火明犹灭,远近争闻欸乃歌”的盛景依稀可感。古渡口的钞关衙门、水运馆记录着当年松溪珠光青瓷与茶叶的远行之路,它们从这里汇入海上丝绸之路,远销日本与东南亚。站在渡口远眺,松溪水悠悠南流,昔日“百里松荫碧长溪”的诗意仍在两岸苍翠间静静流淌,接待着往来的旅人和返乡的游子,感受诗词中的温柔与绵长。

如诗如画的梅口古埠(资料图片)